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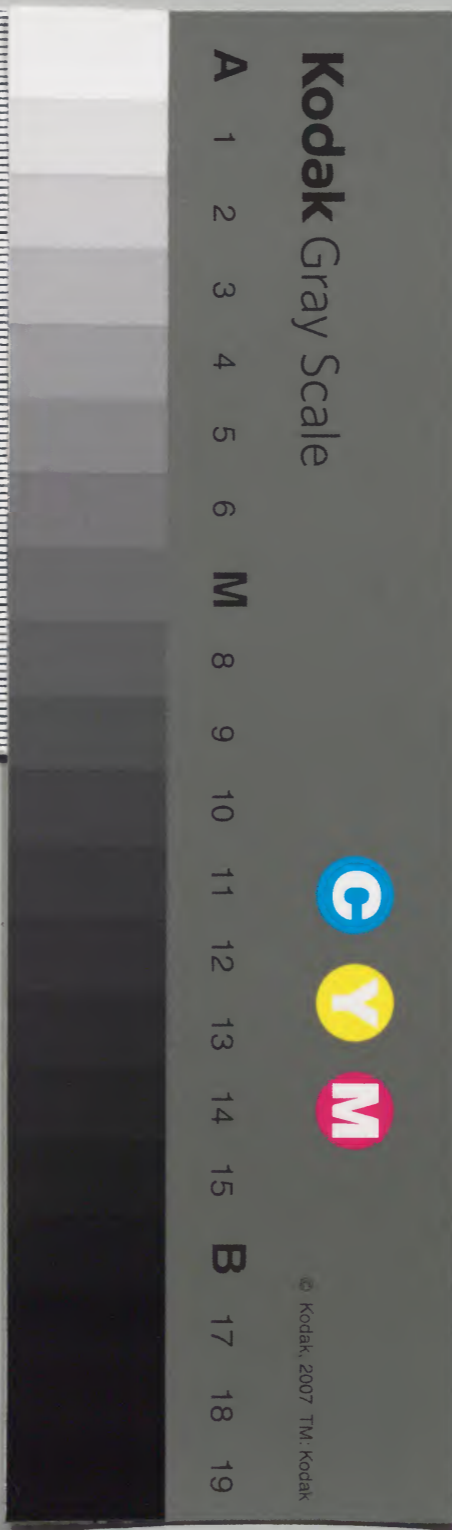
靈樞

				漢書門
			一一九	
			三九	
		一七		
一三	九	七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〇〇	一一九			漢書
函	三九			
一七	七			
架	冊	號	類	

第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939
冊數	13 (12)
函號	300 155





黃帝問靈樞經卷之九

○水脹第五十七

黃帝問于歧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何以別之歧伯荅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脉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痠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黃帝曰膚脹何以候之歧伯曰膚脹者寒氣客于皮膚

黃帝問靈樞經

卷之九

五十七

水



之間整整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
窅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鼓脹何如歧
伯曰腹脹身皆大大與膚脹等也色蒼黃腹
筋起此其候也腸覃何如歧伯曰寒氣客于
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榮因有所繫癖而
內著惡氣乃起瘕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
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
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

石瘕何如歧伯曰石瘕生于胞中寒氣客于
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寫不寫血
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
皆生于女子可導而下黃帝曰膚脹鼓脹可
刺邪歧伯曰先寫其脹之血絡後調其經刺
去其血絡也

○賊風第五十八

黃帝曰夫子言賊風邪氣之傷人也令人病

馬今有其不離屏蔽不出空穴之中卒然病者非不離賊風邪氣其故何也歧伯曰此皆嘗有所傷于濕氣藏于血脉之中分肉之間久留而不去若有所墮墜惡血在內而不去卒然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溫不時腠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則為寒痺其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而發焉黃帝曰

今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毋所遇邪氣又毋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歧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發因而志有所惡及有所慕血氣內亂兩氣相搏其所從來者微視之不見聽而不聞故似鬼神黃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歧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

○衛氣夫常第五十九

黃帝曰衛氣之留于腹中搖積不行死蘊不得常所使人肢脇胃中滿喘呼逆息者何以去之伯高曰其氣積于胃中者上取之積于腹中者下取之上下皆滿者傍取之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對曰積于上寫人迎天突喉中積于下者寫三里與氣街上下皆滿者上下取之與季脇之下一寸

一本云季脇下深一寸重者

難足取之診視其脉大而弦急及絕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不可刺也黃帝曰善黃帝問于伯高曰何以知皮肉氣血筋骨之病也伯高曰色起兩眉薄澤者病在皮唇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肌肉營氣濡然者病在血氣目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枯受塵垢病在骨黃帝曰病形何如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百病變化不可勝數然皮有部肉有柱血氣

有輸骨有屬黃帝曰願聞其故伯高曰皮之
部輸于四末肉之柱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
與足少陰分間血氣之輸輸于諸絡氣血留
居則盛而起筋部無陰無陽無左無右候病
所在骨之屬者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腦髓
者也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病變化浮
沉深淺不可勝窮各在其處病間者淺之甚
者深之間者小之甚者衆之隨變而調氣故

曰上工黃帝問于歧伯曰人之肥瘦大小寒
溫有老壯少小別之奈何伯高對曰人年五
十已上爲老二十已上爲壯十八已上爲少
六歲已上爲小黃帝曰何以度知其肥瘦伯
高曰人有肥有膏有肉黃帝曰別此奈何伯
高曰腠內堅一本云皮滿者肥腠內不堅皮
緩者膏皮內不相離者肉黃帝曰身之寒溫
何如伯高曰膏者其肉淖而麤理者身寒細

靈樞經卷九
理者身熱脂者其肉堅細理者熱麤理者寒
黃帝曰其肥瘦大小奈何伯高曰膏者多氣
而皮縱緩故能縱腹垂腴肉者身體容大脂
者其身收小黃帝曰三者之氣血多少何如
伯高曰膏者多氣多氣者熱熱者耐寒肉者
多血則充形充形則平脂者其血清氣滑少
故不能大此別于衆人者也黃帝曰衆人奈
何伯高曰衆人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也血與

氣不能相多故其形不小不大各自稱其身
命曰衆人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必先
別其三形血之多少氣之清濁而後調之治
無失常經是故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
容大脂人者雖脂不能大者

○玉版第六十

黃帝曰余以小鍼爲細物也夫子乃言上合
之于天下合之于地中合之于人余以爲過

鍼之意矣願聞其故歧伯曰何物大於天乎
夫大於鍼者惟五兵者焉五兵者死之備也
非生之具且夫人者天地之鎮也其不可不
參乎夫治民者亦唯鍼焉夫鍼之與五兵其
孰小乎黃帝曰病之生時有喜怒不測飲食
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營氣不行乃發爲
癰疽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爲膿小鍼能
取之乎歧伯曰聖人不能使化者爲之邪不

可留也故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于中
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
士卒無白刃之難者非一日之教也須臾之
得也夫至使身被癰疽之病膿血之聚者不
亦離道遠乎夫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也不從
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自治
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黃帝曰其已
形不予遭膿已成不予見爲之奈何歧伯曰

靈樞經卷九
膿已成十死一生故聖人弗使已成而明爲
良方著之竹帛使能者踵而傳之後世無有
終時者爲其不予遭也黃帝曰其已有膿血
而後遭乎不導之以小鍼治乎歧伯曰以小
治小者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故其已成
膿血者其唯砭石鉞鋒之所取也黃帝曰多
害者其不可全乎歧伯曰其在逆順焉黃帝
曰願聞逆順歧伯曰以爲傷者其白眼青黑

眼小是一逆也內藥而嘔者是二逆也腹痛
渴甚是三逆也肩項中不便是四逆也音嘶
色脫是五逆也除此五者爲順矣黃帝曰諸
病皆有逆順可得聞乎歧伯曰腹脹身熱脉
大是一逆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脉大是
二逆也衄而不止脉大是三逆也咳且溲血
脫形其脉小勁是四逆也欬脫形身熱脉小
以疾是謂五逆也如是者不過十五日而死

矣其腹大脹四末清脫形泄甚是一逆也腹
脹便血其脉大時絕是二逆也欬溲血形內
脫脉搏是三逆也嘔血曾滿引背脉小而疾
是四逆也欬嘔腹脹且飧泄其脉絕是五逆
也如是者不及一時而死矣工不察此者而
刺之是謂逆治黃帝曰夫子之言鍼甚駿以
配天上數天文下度地紀內別五藏外次
六府經脉二十八會盡有周紀能殺生人不

能起死者子能反之乎歧伯曰能殺生人不
能起死者也黃帝曰余聞之則爲不仁然願
聞其道弗行於人歧伯曰是明道也其必然
也其如刀劍之可以殺人如飲酒使人醉也
雖勿診猶可知矣黃帝曰願卒聞之歧伯曰
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
水穀氣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
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

之大絡也迎而奪之而已矣黃帝曰上下有數乎歧伯曰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輸矣此所謂奪其天氣者也非能絕其命而傾其壽者也黃帝曰願卒聞之歧伯曰闕門而刺之者死于家中入門而刺之者死于堂上黃帝曰善乎方明哉道請著之玉版以爲重寶傳之後世以爲刺禁令民勿敢犯也

○五禁第六十一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聞刺有五禁何謂五禁歧伯曰禁其不可刺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奪歧伯曰無寫其不可奪者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過歧伯曰補寫無過其度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逆歧伯曰病與脉相逆命曰五逆黃帝曰余聞刺有九宜歧伯曰明知九鍼之論是謂九宜黃帝曰何謂五禁願聞其不可

刺之時岐伯曰甲乙日自乘無刺頭無發矇
于耳內丙丁日自乘無振埃于肩喉廉泉戊
己日自乘四季無刺腹去爪寫水庚辛日自
乘無刺關節于股膝壬癸日自乘無刺足脛
是謂五禁黃帝曰何謂五奪岐伯曰形肉已
奪是一奪也大奪血之後是二奪也大汗出
之後是三奪也大泄之後是四奪也新產及
大血之後是五奪也此皆不可寫黃帝曰何

謂五逆岐伯曰熱病脉靜汗已出脉盛躁是
一逆也病泄脉洪大是二逆也著痺不移脰
肉破身熱脉偏絕是三逆也淫而奪形身熱
色天然白及後下血衄血衄篤重是謂四逆
也寒熱奪形脉堅搏是謂五逆也

○動輸第六十二

黃帝曰經脉十二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
動不休何也岐伯曰是明胃脉也胃爲五藏

六府之海其清氣上注于肺肺氣從太陰而
行之其行也以息往來故人一呼脉再動一
吸脉亦再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黃帝曰
氣之過于寸口也上十焉息下八焉伏何道
從還不知其極歧伯曰氣之離藏也卒然如
弓弩之發如水之下岍上于魚以反衰其餘
氣衰散以逆上故其行微黃帝曰足之陽明
何因而動歧伯曰胃氣上注于肺其悍氣上

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頤
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并下入迎此胃氣
別走于陽明者也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
故陽病而陽脉小者為逆陰病而陰脉大者
為逆故陰陽俱靜俱動若引繩相傾者病黃
帝曰足少陰何因而動歧伯曰衝脉者十二
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
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膈中循脛骨內廉並少

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者邪入
蹠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
此脉之常動者也黃帝曰營衛之行也上下
相貫如環之無端今有其卒然遇邪氣及逢
大寒手足懈惰其脉陰陽之道相輸之會行
相失也氣何由還歧伯曰夫四末陰陽之會
者此氣之大絡也四街者氣之徑路也故絡
絕則徑通四末解則氣從合相輸如環黃帝

曰善此所謂如環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
此之謂也

○五味論第六十三

黃帝問于少俞曰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
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癢鹹走血多
食之令人渴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
骨多食之令人變嘔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悞
心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少俞

靈樞經卷九
三
答曰酸入于胃其氣澀以收上之兩焦弗能
出入也不出即留于胃中胃中和溫則下注
膀胱膀胱之胞薄以懦得酸則縮絀約而不
通水道不行故癃陰者積筋之所終也故酸
入而走筋矣黃帝曰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
何也少俞曰鹹入于胃其氣上走中焦注于
脉則血氣走之血與鹹相得則凝凝則胃中
汁注之注之則胃中竭竭則咽路焦故舌本

乾而善渴血脉者中焦之道也故鹹入而走
血矣黃帝曰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何也
少俞曰辛入于胃其氣走于上焦上焦者受
氣而營諸陽者也薑韭之氣薰之營衛之氣
不時受之久留心下故洞心辛與氣俱行故
辛入而與汗俱出黃帝曰苦走骨多食之令
人變嘔何也少俞曰苦入于胃五穀之氣皆
不能勝苦苦入下脘三焦之道皆閉而不通

故變嘔齒者骨之所終也故苦入而走骨故
入而復出知其走骨也黃帝曰甘走肉多食
之令人憊心何也少俞曰甘入于胃其氣弱
小不能上至于上焦而與穀留于胃中者令
人柔潤者也胃柔則緩緩則蟲動蟲動則令
人憊心其氣外通於肉故甘走肉

○陰陽二十五人第六十四

黃帝曰余聞陰陽之人何如伯高曰天地之

間六合之內不離于五人亦應之故五五二
十五人之政而陰陽之人不與焉其態又不
合于衆者五余已知之矣願聞二十五人之
形血氣之所生別而以候從外知內何如歧
伯曰悉乎哉問也此先師之秘也雖伯高猶
不能明之也黃帝避席遵循而却曰余聞之
得其人弗教是謂重失得而洩之天將厭之
余願得而明之金櫃藏之不敢揚之歧伯曰

先立五形金木水火土別其五色異其五形
之人而二十五人具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
伯曰慎之慎之臣請言之○木形之人比於
上角似於蒼帝其為人蒼色小頭長面大肩
背直身小手足好有才勞心少力多憂勞於
事能春夏不能秋冬感而病生足厥陰佗佗
然○大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上遺
遺然○左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下

隨隨然

一曰少角

○鈇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

陽之上推推然

一曰右角

○判角之人比於左足

少陽少陽之下括括然○火形之人比於上

徵似於赤帝其為人赤色廣削脫面小頭好

肩背髀腹小手足行安地疾心行搖肩背肉

滿有氣輕財少信多慮見事明好顏急心不

壽暴死能春夏不能秋冬感而病生手

少陰核核然○質徵之人比於左手太陽太

陽之上肌肌然一曰質之人○少徵之人比

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惛惛然○右徵之人

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上鮫鮫然一曰熊然○

質判之人比於左手太陽太陽之下支支頤

頤然一曰質徵○土形之人比於上宮似於上古

黃帝其為人黃色圓面大頭美肩背大腹美

股脛小手足多肉上下相稱行安地舉足浮

安心好利人不喜權勢善附人也能秋冬不

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太陰敦敦然○大

宮之人比於左足陽明陽明之上婉婉然○

加宮之人比於左足陽明陽明之下坎坎然

一曰衆之人○少宮之人比於右足陽明陽明之

上樞樞然○左宮之人比於右足陽明陽明

之下兀兀然一曰衆之上○金形之人比

於上商似於白帝其為人方面白色小頭小

肩背小腹小手足如骨發踵外骨輕身清廉

急心靜悍善為吏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
而病生手太陰敦敦然○鈇商之人比於左
手陽明陽明之上廉廉然○右商之人比於
左手陽明陽明之下腕腕然○大商之人比
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上監監然○少商之人
比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下嚴嚴然○水形之
人比於上羽似於黑帝其為人黑色面不平
大頭廉頤小肩大腹動手足發行搖身下尻

長背延延然不敬畏善欺給人戮死能秋冬
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少陰汗汗然○
大羽之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上頰頰然
○少羽之人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下紆紆
然○衆之為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潔
潔然一曰加○桎之為人比於左足太陽太
陽之上安安然○是故五形之人二十五變
者衆之所以相欺者是也黃帝曰得其形不

得其色何如歧伯曰形勝色色勝形者至其
勝時年加感則病行失則憂矣形色相得者
富貴大樂黃帝曰其形色相勝之時年加可
知乎歧伯曰凡年忌下上之人大忌常加七
歲十六歲二十五歲三十四歲四十三歲五
十二歲六十一歲皆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
也感則病行失則憂矣當此之時無為姦事
是謂年忌黃帝曰夫子之言脉之上下血氣

之候以知形氣奈何歧伯曰足陽明之上血
氣盛則髯美長血少氣多則髯短故氣少血
多則髯少血氣皆少則無髯兩吻多畫足陽
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胷血多氣少
則下毛美短至臍行則善高舉足足指少肉
足善寒血少氣多則肉而善瘰血氣皆少則
無毛有則稀枯悴善痿厥足痺足少陽之上
氣血盛則通髯美長血多氣少則通髯美短

血少氣多則少髯血氣皆少則無鬚感於寒
濕則善痺骨痛爪枯也足少陽之下血氣盛
則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脛毛美短
外踝皮堅而厚血少氣多則脛毛少外踝皮
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無肉足太
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氣少
則惡眉面多少理血少氣多則面多肉血氣
和則美色足太陰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

堅氣少血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則喜轉筋
踵下痛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血少氣
多則髭惡血氣皆少則無髭手陽明之下血
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氣血皆少則
手瘦以寒手少陽之上血氣盛則眉美以長
耳色美血氣皆少則耳焦惡色手少陽之下
血氣盛則手捲多肉以溫血氣皆少則寒以
瘦氣少血多則瘦以多脉手太陽之上血氣

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
惡色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
皆少則掌瘦以寒黃帝曰二十五人者刺之
有約乎歧伯曰美眉者足太陽之脉氣血多
惡眉者血氣少其肥而澤者血氣有餘肥而
不澤者氣有餘血不足瘦而無澤者氣血俱
不足審察其形氣有餘不足而調之可以知
逆順矣黃帝曰刺其諸陰陽奈何歧伯曰按

其寸口人迎以調陰陽切循其經絡之凝滯
結而不通者此於身皆爲痛痺甚則不行故
凝滯凝滯者致氣以溫之血和乃止其結絡
者脉結血不和決之乃行故曰氣有餘於上
者導而下之氣不足於上者推而休之其稽
留不至者因而迎之必明於經隧乃能持之
寒與熱爭者導而行之其宛陳血不結者則
而予之必先明知二十五人則血氣之所在

左右上下刺約畢也

鈇

音第 他刀切

鮫

音交 肱音杭

瘞 只玉切

黃帝素問靈樞經卷之九

黃帝素問靈樞經卷之十

○五音五味第六十五

右徵與少徵調右手太陽上

左商與左徵調左手陽明上

少徵與大宮調左手陽明上

右角與大角調右足少陽下

大徵與少徵調左手太陽上

衆羽與少羽調右足太陽下

少商與右商調右手太陽下	桎羽與衆羽調右足太陽下	少宮與大宮調右足陽明下	判角與少角調右足少陽下	鈇商與上商調右足陽明下	鈇商與上角調左足太陽下	上徵與右徵同穀麥畜羊果杏	手少陽藏心色赤味苦時夏
-------------	-------------	-------------	-------------	-------------	-------------	--------------	-------------

上羽與大羽同穀大豆畜彘果棗	足少陰藏腎色黑味鹹時冬	上宮與大宮同穀稷畜牛果棗	足太陰藏脾色黃味甘時季夏	上商與右商同穀黍畜雞果桃	手太陰藏肺色白味辛時秋	上角與大角同穀麻畜犬果李	足厥陰藏肝色青味酸時春
---------------	-------------	--------------	--------------	--------------	-------------	--------------	-------------

趙府居敬堂
 卷之二
 二

大宮與上角同右足陽明上

左角與大角同左足陽明上

少羽與大羽同右足太陽下

左商與右商同左手陽明上

加宮與大宮同左足少陽上

質判與大宮同左手太陽下

判角與大角同左足少陽下

大羽與大角同右足太陽上

大角與大宮同右足少陽上

右徵少徵質徵上徵判徵

右角鈇角上角大角判角

右商少商鈇商上商左商

少宮上宮大宮加宮左角宮

衆羽桎羽上羽大羽少羽

黃帝曰婦人無鬚者無血氣乎歧伯曰衝脉
任脉皆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為經絡之海其

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於咽喉別而絡脣
口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則澹滲皮膚
生毫毛今婦人之生有餘於氣不足於血以
其數脫血也衝任之脉不榮口脣故鬚不生
馬黃帝曰士人有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
不用然其鬚不去其故何也宦者獨去何也
願聞其故歧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脉
血寫不復皮膚內結脣口不榮故鬚不生黃

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嘗被傷不脫於血然其
鬚不生其故何也歧伯曰此天之所不足也
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脣口不榮
故鬚不生黃帝曰善乎哉聖人之通萬物也
若日月之光影音聲鼓響聞其聲而知其形
其非夫子孰能明萬物之精是故聖人視其
顏色黃赤者多熱氣青白者少熱氣黑色者
多血少氣美眉者太陽多血通髯極鬚者少

陽多血美鬚者陽明多血此其時然也夫人
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多氣少血
陽明常多血多氣厥陰常多氣少血少陰常
多血少氣太陰常多血少氣此天之常數也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黃帝問于岐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
風雨寒暑清濕喜怒不節則傷藏風雨
則傷上清濕則傷下三部之氣所傷異類願

聞其會岐伯曰三部之氣各不同或起於陰
或起於陽請言其方喜怒不節則傷藏藏傷
則病起於陰也清濕襲虛則病起於下風雨
襲虛則病起於上是謂三部至於其淫泆不
可勝數黃帝曰余固不能數故問先師願卒
聞其道岐伯曰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
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蓋無虛故
邪不能獨傷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其身形

兩虛相得乃客其形兩實相逢衆人肉堅其中於虛邪也因於天時與其身形參以虛實大病乃成氣有定舍因處爲名上下中外分爲三員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於皮膚皮膚緩則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抵深深則毛髮立毛髮立則淅然故皮膚痛留而不去則傳舍於絡脉在絡之時痛於肌肉其痛之時息大經乃代留而不去傳舍於經在經

之時洒淅喜驚留而不去傳舍於輸在輸之時六經不通四肢則肢節痛腰脊乃強留而不去傳舍於伏衝之脉在伏衝之時體重身痛留而不去傳舍於腸胃在腸胃之時賁嚕腹脹多寒則腸鳴飧泄食不化多熱則溏出糜留而不去傳舍於腸胃之外募原之間留著於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積或著孫脉或著絡脉或著經脉或著輸脉或著於伏衝之

脉或著於膂筋或著於腸胃之募原上連於
緩筋邪氣淫泆不可勝論黃帝曰願盡聞其
所由然歧伯曰其著孫絡之脉而成積者其
積往來上下臂手孫絡之居也浮而緩不能
句積而止之故往來移行腸胃之間水湊滲
注灌濯濯有音有寒則臄臄滿雷引故時切
痛其著於陽明之經則挾臍而居飽食則益
大饑則益小其著於緩筋也似陽明之積飽

食則痛饑則安其著於腸胃之募原也痛而
外連於緩筋飽食則安饑則痛其著於伏衝
之脉者揣之應手而動發手則熱氣下於兩
股如湯沃之狀其著於膂筋在腸後者饑則
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不得其著於輸之脉
者閉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竅乾壅此邪氣之
從外入內從上下也黃帝曰積之始生至其
已成奈何歧伯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

成積也黃帝曰其成積奈何岐伯曰厥氣生
足惋惋生脛寒脛寒則血脉凝滯血脉凝滯
則寒氣上入於腸胃入於腸胃則臍脹臍脹
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積卒然
多食飲則腸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脉
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
則血肉溢血內溢則後血腸胃之絡傷則血
溢於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并合

凝聚不得散而積成矣卒然外中於寒若內
傷於憂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輸不通溫
氣不行凝血蘊裏而不散津液滲著而不
去而積皆成矣黃帝曰其生於陰者奈何岐
伯曰憂思傷心重寒傷肺忿怒傷肝醉以入
房汗出當風傷脾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浴
則傷腎此內外三部之所生病者也黃帝曰
善治之奈何岐伯荅曰察其所痛以知其應

有餘不足當補則補當寫則寫毋逆天時是謂至治

洪音亦

○行鍼第六十七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而行之於百姓百姓之血氣各不同形或神動而氣先鍼行或氣與鍼相逢或鍼已出氣獨行或數刺乃知或發鍼而氣逆或數刺病益劇凡此六者各不同形願聞其方歧伯曰重陽之

人其神易動其氣易往也黃帝曰何謂重陽之人歧伯曰重陽之人熇熇高高言語善疾舉足善高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盛而揚故神動而氣先行黃帝曰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何也歧伯曰此人頗有陰者也黃帝曰何以知其頗有陰也歧伯曰多陽者多喜多陰者多怒數怒者易解故曰頗有陰其陰陽之離合難故其神不能先行也黃帝曰其

氣與鍼相逢奈何歧伯曰陰陽和調而血氣
淖澤滑利故鍼入而氣出疾而相逢也黃帝
曰鍼已出而氣獨行者何氣使然歧伯曰其
陰氣多而陽氣少陰氣沉而陽氣浮者內藏
故鍼已出氣乃隨其後故獨行也黃帝曰數
刺乃知何氣使然歧伯曰此人之多陰而少
陽其氣沉而氣往難故數刺乃知也黃帝曰
鍼入而氣逆者何氣使然歧伯曰其氣逆與

其數刺病益甚者非陰陽之氣浮沉之勢也
此皆麤之所敗上之所失其形氣無過焉

○上膈第六十八

黃帝曰氣爲上膈者食飲入而還出余已知
之矣蟲爲下膈下膈者食碎時乃出余未得
其意願卒聞之歧伯曰喜怒不適食飲不節
寒溫不時則寒汁流於腸中流於腸中則蟲
寒蟲寒則積聚守於下管則腸胃充郭衛氣

不營邪氣居之人食則蟲上食蟲上食則下
管虛下管虛則邪氣勝之積聚以留留則癰
成癰成則下管約其癰在管內者即而痛深
其癰在外者則癰外而痛浮癰上皮熱黃帝
曰刺之奈何歧伯曰微按其癰視氣所行先
淺刺其傍稍內益深還而刺之毋過三行察
其沉浮以為深淺已刺必熨令熱入中日使
熱內邪氣益衰大癰乃潰伍以參禁以除其

內恬憺無為乃能行氣後以鹹苦化穀乃下
矣

潰音會

○憂恚無言第六十九

黃帝問於少師曰人之卒然憂恚而言無音
者何道之塞何氣出行使音不彰願聞其方
少師答曰咽喉者水穀之道也喉嚨者氣之
所以上下者也會厭者音聲之戶也口脣者
音聲之扇也舌者音聲之機也懸雍垂者音

聲之關也頰頰者分氣之所泄也橫骨者神氣所使主發舌者也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頰頰不開分氣失也是故厭小而疾薄則發氣疾其開闔利其出氣易其厭大而厚則開闔難其氣出遲故重言也人卒然無音者寒氣客于厭則厭不能發發不能下至其開闔不致故無音黃帝曰刺之柰何歧伯曰足之少陰上繫於舌絡於橫骨終於會厭兩寫

其血脉濁氣乃辟會厭之脉上絡任脉取之天突其厭乃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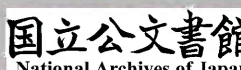
○寒熱第七十

黃帝問于歧伯曰寒熱瘰癧在於頸腋者皆何氣使生歧伯曰此皆鼠瘦寒熱之毒氣也留於脉而不去者也黃帝曰去之柰何歧伯曰鼠瘦之本皆在於藏其末上出於頸腋之間其浮於脉中而未內著於肌肉而外爲膿

血者易去也黃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請從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絕其寒熱審按其道以予之徐往徐來以去之其小如麥者一刺知三刺而已黃帝曰決其生死奈何岐伯曰反其目視之其中有赤脉上下貫瞳子見一脉一歲死見一脉半一歲半死見二脉二歲死見三脉半二歲半死見三脉三歲而死見赤脉不下貫瞳子可治也

○邪客第七十一

黃帝問于伯高曰夫邪氣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臥出者何氣使然伯高曰五穀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宗氣積于胷中出于喉嚨以貫心脉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脉化以爲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慄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



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
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藏六府今厥氣客於
五藏六府則衛氣獨衛其外行於陽不得入
於陰行於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蹻陷不
得入於陰陰虛故目不瞑黃帝曰善治之奈
何伯高曰補其不足寫其有餘調其虛實以
通其道而去其邪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已
通其臥立至黃帝曰善此所謂決瀆壅塞經

絡大通陰陽和得者也願聞其方伯高曰其
湯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揚之萬遍取
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葦薪火沸置秫米一升
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爲一升半去其滓飲
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爲度故其病新發
者覆杯則臥汗出則已矣久者三飲而已也
黃帝問於伯高曰願聞人之肢節以應天地
奈何伯高荅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

之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
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音聲天
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
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熱天有十
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莖垂
以應之女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天有陰陽
人有夫妻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
十節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

膕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脉地有泉脉
人有衛氣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晝夜人
有臥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齒地有小山人有
小節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
筋地有聚邑人有腠肉歲有十二月人有十
二節地有四時不生草人有無子此人與天
地相應者也黃帝問于歧伯曰余願聞持鍼
之數內鍼之理縱舍之意扞皮開腠理奈何

脉之屈折出入之處焉至而出焉至而止焉
至而徐焉至而疾焉至而入六府之輸於身
者余願盡聞少序別離之處離而入陰別而
入陽此何道而從行願盡聞其方歧伯曰帝
之所問鍼道乖矣黃帝曰願卒聞之歧伯曰
手太陰之脉出於大指之端內屈循白肉際
至本節之後大淵留以澹外屈上於本節下
內屈與陰諸絡會於魚際數脉并注其氣滑

利伏行壅骨之下外屈出於寸口而行上至
於肘內廉入於大筋之下內屈上行臑陰入
腋下內屈走肺此順行逆數之屈折也心主
之脉出於中指之端內屈循中指內廉以上
留於掌中伏行兩骨之間外屈出兩筋之間
骨肉之際其氣滑利上二寸外屈出行兩筋
之間上至肘內廉入於小筋之下留兩骨之
會上入於胷中內絡於心脉黃帝曰手少陰

之脉獨無膈何也歧伯曰少陰心脉也心者
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
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
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於心者皆在於心之
包絡包絡者心主之脉也故獨無膈焉黃帝
曰少陰獨無膈者不病乎歧伯曰其外經病
而藏不病故獨取其經於掌後銳骨之端其
餘脉出入屈折其行之徐疾皆如于少陰心

主之脉行也故本膈者皆因其氣之虛實疾
徐以取之是謂因衝而寫因衰而補如是者
邪氣得去真氣堅固是謂因天之序黃帝曰
持鍼縱舍奈何歧伯曰必先明知十二經脉
之本末皮膚之寒熱脉之盛衰滑濇其脉滑
而盛者病日進虛而細者久以持大以濇者
為痛痺陰陽如一者病難治其本末尚熱者
病尚在其熱以衰者其病亦去矣持其尺察

其肉之堅脆大小滑濇寒溫燥濕因視目之
五色以知五藏而決死生視其血脉察其色
以知其寒熱痛痺黃帝曰持鍼縱舍余未得
其意也歧伯曰持鍼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靜
先知虛實而行疾徐左手執骨右手循之無
與肉果寫欲端以正補必閉膚輔鍼導氣邪
得淫泆真氣得居黃帝曰扞皮開腠理奈何
歧伯曰因其分肉左別其膚微內而徐端之

適神不散邪氣得去黃帝問於歧伯曰人有
八虛各何以候歧伯荅曰以候五藏黃帝曰
候之奈何歧伯曰肺心有邪其氣留於兩肘
肝有邪其氣流于兩腋脾有邪其氣留于兩
髀腎有邪其氣留于兩膕凡此八虛者皆機
關之室真氣之所過血絡之所遊邪氣惡血
固不得住留住留則傷筋絡骨節機關不得
屈伸故拘攣也

泌

兵媚切

扞

苦旱切

痾

音拘

○通天第七十二

黃帝問于少師曰余嘗聞人有陰陽何謂陰人何謂陽人少師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應之非徒一陰一陽而已也而略言耳口弗能徧明也黃帝曰願略聞其意有賢人聖人心能備而行之乎少師曰蓋有太陰之人少陰之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陰

陽和平之人凡五人者其態不同其筋骨氣血各不等黃帝曰其不等者可得聞乎少師曰太陰之人貪而不仁下齊湛湛好內而惡出心和而不發不務於時動而後之此太陰之人也○少陰之人小貪而賊心見人有亡常若有得好傷好害見人有榮乃反愠怒心疾而無恩此少陰之人也○太陽之人居處于于好言大事無能而虛說志發於四野舉

措不顧是非爲事如常自用事雖敗而常無悔此太陽之人也○少陽之人謔諦好自貴有小小官則高自宜好爲外交而不內附此少陽之人也○陰陽和平之人居處安靜無爲懼懼無爲欣欣婉然從物或與不爭與時變化尊則謙謙譚而不治是謂至治古之善用鍼艾者視人五態乃治之盛者寫之虛者補之黃帝曰治人之五態奈何少師曰太陰

之人多陰而無陽其陰血濁其衛氣濇陰陽不和緩筋而厚皮不之疾寫不能移之○少陰之人多陰少陽小胃而大腸六府不調其陽明脉小而太陽脉大必審調之其血易脫其氣易敗也○太陽之人多陽而少陰必謹調之無脫其陰而寫其陽陽重脫者易狂陰陽皆脫者暴死不知人也○少陽之人多陽少陰經小而絡大血在中而氣外實陰而虛

陽獨寫其絡脉則強氣脫而疾中氣不足病不起也○陰陽和平之人其陰陽之氣和血脉調謹診其陰陽視其邪正安容儀審有餘不足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此所以調陰陽別五態之人者也黃帝曰夫五態之人者相與毋故卒然新會未知其行也何以別之少師荅曰衆人之屬不如五態之人者故五五二十五人而五態之人不

與焉五態之人尤不合於衆者也黃帝曰別五態之人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其狀黢黢然黑色念然下意臨臨然長大臃然未倮此太陰之人也○少陰之人其狀清然竊然固以陰賊立而躁嶮行而似伏此少陰之人也○太陽之人其狀軒軒儲儲反身折臃此太陽之人也○少陽之人其狀立則好仰行則好搖其兩臂兩肘則常出於背此少陽之人

也○陰陽和平之人其狀委委然隨隨然顯
顯然愉愉然睠睠然亶亶然衆人皆曰君子
此陰陽和平之人也

誤

上紙切

黠

直稔切

睠

辭緣切

綠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黃帝素問靈樞經卷之十

